

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

鍾慧玲*

提 要

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反映了清代嘉道年間江南地區士人與女作家的互動關係，以及女性吟詠團體的文化特質。

本文首先考察碧城仙館女弟子的陣容，知其大抵以江蘇、浙江閩秀為主，此與陳文述長期為官江南有密切的關係。其次，探討其文學活動的內容及型態，除以吟詠為主，此一團體並從事藝術、編校、出版等活動。由其詩詞書札往來，可見其活動的特色。最後並論述其從師活動中的人文特質，分別從地緣環境、家庭背景、教育情況等，探討碧城女弟子所具有的文化內涵與社會意義，並肯定陳文述在清代婦女學史上所具有的影響與貢獻。

關鍵詞：陳文述 碧城仙館 女弟子 文學活動 清代

陳文述（1771-1843）是繼袁枚（1716-1797）之後，推動清代婦女文學最為有功者。以其為首的碧城仙館女弟子，皆嘉慶、道光時代的閩閩才媛。本文即在探討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首先考察其成員的陣容，並探討其活動的內涵及型態，更進而探究此一團體的人文特質，以期呈現清代嘉道年間，江南地區女作家與士人的互動關係。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春風桃李群芳譜---碧城仙館女弟子的陣容

碧城仙館女弟子是繼隨園女弟子之後一個大型的女性吟詠群，根據陳文述自言：「余女弟子三十餘人」^①，以及女弟子于月卿所云：「頤道夫子碧城女弟子三十餘人」^②，可知其成員不在少數，以下就其發展及女弟子背景作一敘述。

碧城女弟子多為江南仕女，此與陳文述長期為宦江南有關。陳文述為嘉慶五年舉人，六年至京師，師事阮元。與楊芳燦、法式善、孫古雲等名士往來，孫古雲並為其刊刻《碧城仙館詩鈔》。又與閨秀楊芸（蕊淵）、李佩金（晨蘭）往來，從二人學填詞，並為二女士傭書，有「蕊蘭書記」小印^③，與女作家結緣可能自此開始。

嘉慶十一年，陳文述南旋，次年改官江南，迎眷至吳門；其後，曾官常熟、崇明、江都等地知縣。與女作家歸懋儀、駱綺蘭、席佩蘭、屈秉筠、孫雲鳳、孫雲鵬等人多有篇什往來。道光元年，陳文述官江都知縣，廣收女弟子可能即在江都任上。

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十六有〈青溪水閣有懷女弟子玉霞〉詩，此詩約撰於嘉慶二十四年，玉霞可能是陳文述最早見於作品中的女弟子，其詩有云：「惆悵扶風詩弟子，微吟羅襪渺天涯」，可惜其名字未再見提及。陳文述曾云：「余中年以後，閨媛中亦多問字者」^④，其正式廣收女弟子應自辛絲、王蘭修始。據龔凝祚〈西泠閨詠序〉云：「自瑟嬋、仲蘭先後授業，而江左女士皈依者眾。」瑟嬋即辛絲，仲蘭即王蘭修。嚴格說來，王蘭修由於早逝，並未真正及門，然其自鑄紅牙小印，稱「碧城私淑弟子」，作品中亦敬稱「頤道夫子」，則儼然已自列門牆，陳文述有感於此，亦收錄其作於《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碧城女弟子第一次以群體的面貌出現，是在《蘭因集》中，這本為西湖三女士修墓而廣徵題詠的結集，約在道光五年出版，其中閨秀稱陳文述為「頤道夫子」者

①見〈客有以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求售者為題四絕以當說法〉詩自注，又見〈題仁和錢蕊仙女史凝珠遺詩〉詩自注，陳文述撰：《頤道堂全集·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一，頁12；卷九，頁27。案：《頤道堂全集》內含《頤道堂詩選》、《頤道堂詩外集》、《頤道堂戒後詩存》、《頤道堂文鈔》諸集，清道光年間刊本，以下不再贅言。

②見陳文述編：《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軒詩》，頁8，民國四年西泠印社聚珍版刊本。

③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陳文述撰：《西泠閨詠》，清光緒十三年西泠翠螺閣重刊本。

④見〈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跋〉，陳文述撰：《碧城題跋》卷二，頁8，道光二十二年頤道堂刻本。

，共有十人，其姓名如下：

辛 絲、吳規臣、張 襄、張儀昭、陳滋曾、曹佩英、黃之淑、黃曼仙、
華玉仙、錢守璞。

而約在同時，於道光六年完成的《西泠閨詠》一書，陳文述於閨秀小傳中表明具師生關係的女作家，共有十二人：

王蘭修、辛 絲、吳 藻、吳規臣、呂靜僊、張 襄、陳滋曾、黃鬢仙、
黃髮仙、華玉仙、錢守璞、顧 韶。

則知此時吳藻、顧韶、呂靜僊已加入了女弟子的陣營。其後《碧城仙館女弟子詩》更是裒輯王蘭修、辛絲、張襄、汪逸珠、吳規臣、吳藻、陳滋曾、錢守璞、于月卿、史靜十位弟子詩作而成，其中汪琴雲曾參與《蘭因集》的題詠，亦名列《西泠閨詠》，至此亦正式列為碧城弟子。

道光五、六年之間，可以說是碧城女弟子陣容最盛的時期，齊彥槐即有「羨煞碧城詩弟子，買絲爭欲繡元龍」之句^⑤，讚美其金釵問字、桃李門牆之盛，並言：

君女弟子極盛，如太原辛瑟嬋、金壇吳飛卿、于蕊生、史琴仙、祁門張鳳卿、蒙城張雲裳、白門孫芙裳、陳友菊、吳門曹小琴、吳飛容、錢蓮緣、黃蘭卿、蕙卿、梁溪華芸卿、粵東黃耕畹、錢塘汪逸珠、顧螺峰、吳蘋香、陳妙雲，皆執贄門下，稱碧城弟子。

據此則知，吳仙銖、孫佩秋、陳秀生諸人悉皆為門下。龔凝祚曾為陳文述撰事略，文述將其文冠於《西泠閨詠》篇首，作為該書序文，有關碧城女弟子盛況，文中有較詳細的說明：

自瑟嬋、仲蘭先後授業，而江左女士皈依者眾。詞章之外，兼擅丹青。若吳飛卿之精醫理，嫻技擊；張雲裳之善騎射；陳妙雲能漢人隸書，作徑尺大字；吳蘋香精音律，能拊琴擊阮；陳秀生工晉人楷書，黃耕畹、顧螺峰

^⑤見〈答齊梅麓見題拙集之作即用原韻〉附齊彥槐原作，其四，《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一，頁16。

精於鑒古，皆未易才。若張鳳卿、錢蓮因、呂靜禔、范湘磬、曹小琴、吳飛容、孫芙裳、于蕊生、史琴仙、華芸卿、黃蘭卿、蕙卿，春蘭秋菊，各擅其勝，咸以書畫爲贊。

則可知范繼成亦在碧城門牆之列。此段文字，尤可見出當時才女濟濟、桃李爭妍的情景。

道光六年，陳文述謁選北行，離別吳門。臨行之際，對於自己浮沈官場二十年，不免有些感慨；回首爲官江南，亦有不少建樹，雖然「一編待續河渠志，三策空留海運書」^⑥，透露了幾許惆悵和感慨；然而「贈行不少女郎詩」、「諸公文讌勞相憶」又令他覺得差以告慰。其中最令他得意的恐怕就是遠近女士爭相執贄，絳帳金釵盛極一時之事。〈留別吳門〉詩中，即有「春風桃李群芳譜，爭乞羊欣白練裙」之句，其下自注云：

武林女弟子汪逸珠、許雲林、吳蘋香、顧螺峰、陸湘鬢、李蘋仙、華芸卿、黃蘭卿、蕙卿、家妙雲；吳門女弟子王仲蘭、辛瑟嬋、吳飛卿、孫芙裳、張雲裳、呂靜仙、錢蓮緣、家友菊、黃蘭姪、張鳳姪、曹小琴、范湘磬、吳飛容、于蕊生、史琴仙、張蘭香，書畫並擅，一時之秀。

此段文字又較龔凝祚序多出李蘋仙、張蘭香、陸湘鬢等人。陳文述將其女弟子依地區劃分爲二，即武林女弟子與吳門女弟子。可以看出其弟子之里籍，以及碧城女弟子的活動範圍。

道光七年，陳文述撰成《畫林新詠》，收清初以還畫家三百餘人，各系以詩，其中直稱閩秀「余弟子也」，共有十人。即辛絲、吳規臣、吳藻、顧韶、錢守璞、張儀昭、張襄、范繼成、張蘭香、歡歡。其他尙有如許延祜、陳筠湘、汪琴雲、黃之淑、王蘭修、許淑慧諸人，雖未明言，然依據先後資料所知，亦屬弟子行列。

道光八年，何佩芬、何佩玉姊妹，以綠端石雙魚硯爲贄，從師學詩^⑦；道光十年，陳文述自漢臯返回吳門，曾撰〈畫家十二女弟子詩〉^⑧，計有汪琴雲、吳規臣、顧韶、黃之淑、張襄、范繼成、許淑慧、王令暉、戴文璣、錢守璞、陳筠湘、張

⑥見〈留別吳門〉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二，頁26。

⑦見〈綠端石雙魚硯歌〉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13。

⑧見《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七，頁26。

韻蘭十二人。則知許淑慧、王令暉、陳筠湘、張韻蘭、戴文璣同屬碧城班行。

道光十五年，陳文述偕師兆龍禹門、僧振禪等人遊雲臺山，並至師兆龍青柯山館觀畫，師兆龍二女妙嫫、妙靈出拜^⑨，以畫扇為贄，碧城門牆至此又添桃李。又據《西泠仙詠》道光十五年陳文述自序，言其女弟子皈道者七人，除吳規臣、許淑慧、陸湘鬢、黃之淑外，尚有李宛卿、劉若卿、段夢香三人。有關三人的里籍名號待考。

此外，陳文述嘗云：「余女弟子工詞者，吳蘋香、袁疏筠，皆錢塘人。疏筠，簡齋太史孫女也。余女弟子詩中，各附刻若干闕。」^⑩，袁疏筠早逝，未及參與碧城女弟子活動^⑪。又錢凝珠生前嗜讀陳文述詩，有問字之願，臨終乞為私淑弟子，陳文述「因選其各體詩及詞賦詩帖若干首，入女弟子詩」^⑫，則知錢凝珠雖非親炙，陳文述亦許為女弟子。陳文述曾於詩中並稱「芸卿、玉卿兩女弟子」，芸卿即華玉仙，玉卿則待考，二人可能為姊妹或戚屬^⑬；至於陳文述稱徐緜桃為「畫院才人詩弟子」^⑭，則亦當有師弟關係。

綜合上述，雖然陳文述自稱有女弟子三十餘人，然而計其前後，碧城女弟子約可得四十四人，此可能與師生關係親疏久暫有關。茲略依里籍及其寓居地區，列其姓名、著作如下：

江蘇地區

于月卿字蕊生，金壇人，有《織素軒詩》。

史靜字琴仙，溧陽人，有《停琴佇月樓詩》。

王蘭修字仲蘭，嘉定人，有《曇紅閣詩》。

吳規臣字飛卿，一字香輪，金壇人，有《曉仙樓詩》。

吳仙銖字飛容，蘇州人。

呂靜僊，蘇州人。

范繼成字湘馨，如皋人。

孫佩秋字芙蓉，金陵人。

^⑨見〈禹門命二女妙嫫妙靈出拜，各以畫扇為贄，詩以謝之〉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六，頁4。

^⑩見〈錢蕊仙女史六朝香月詞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6。案：今所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無附刻。

^⑪見《西泠仙詠》卷十二〈西湖吊袁疏筠〉，頁9；知其卒年應在道光六年以前。

^⑫見〈錢蕊仙女史陶谷仙莊詩書後〉，《碧城題跋》卷二，頁15；又見〈題仁和錢蕊仙女史凝珠遺詩〉序，《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九，頁27。

^⑬見〈湖上雜詩〉詩其卅二，《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八，頁27。

^⑭見〈緜桃詞〉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39。

徐緗桃，蘇州人。

張蘭香字韻芬，婁東人。

張韻蘭字懷芬，婁東人。

陳秀生字友菊，金陵人，有《望雲樓集》。

陳筠湘字琳瀟，又字靈簫，蘇州人，有《九華仙館詩》。

曹佩英一作培英，字小琴，長洲人。

許淑慧字定生，青浦人，有《琴外詩鈔》、《瘦吟詞》。

黃鬢仙字蘭卿，長洲人。

黃鬢仙字蕙卿，長洲人。

華玉仙字芸卿，梁溪人。

錢守璞原名錢蔭，字藕香，又字蓮因，亦字蓮緣，常熟人，有《夢雲軒詩》。

戴文璣字仲昭，長洲人。

歡歡，蘇州人。周氏女郎。

玉霞，金陵人。

玉卿

寓居

辛 絲字瑟嬋，山西太原人，有《瘦雲館詩》。

張 襄字雲裳，安徽蒙城人，有《支機石室詩》、《錦槎軒集》、《織雲僊館遺稿》。

黃之淑字耕畹，又字蘭嫺，廣東吳川人，有《蘭陬女史詩》。

師妙嫺字喬裳，陝西韓城人，有《寫翠軒琴譜》。

師妙囊字霞裳，陝西韓城人。

張儀昭字鳳卿，一字鳳嫺，安徽祁門人。

浙江地區

吳 藻字蘋香，仁和人，有《花簾書屋詩》、《花簾詞》、《香南雪北詞》、《香影》。

汪琴雲字逸珠，錢塘人，有《沅蘭閣詩》。

李靜嫺字蘋仙，錢塘人。

袁 淑字疏筠，錢塘人，有《剪湘樓遺稿》、《剪湘亭詞》。

陳滋曾字妙雲，錢塘人，有《崇蘭館詩》。

許延祜字雲林，德清人，有《福連室集》。

錢凝珠字蕊仙，仁和人，有《陶谷仙莊詩》、《六朝香月詞》。

顧 韶字螺峰，錢塘人。

陸湘鬢，錢塘人。

安徽地區

何佩芬字吟香，歙縣人，有《綠筠閣詩鈔》。

何佩玉字琬碧，一字塢霞，歙縣人，有《藕香館詩鈔》。

河北地區

王令暉字玉梨，宛平人。

里籍待考

李宛卿

段夢香

劉若卿

以上所列閩秀，其中辛絲因嫁梁溪秦氏^⑮，與陳文述往來時，即在江蘇，故亦得為江蘇閩秀。又張襄父親張殿華為蘇州參將，師妙嫫父親師兆龍為常州知府；至於黃之淑早寡，寄寓揚州^⑯，皆屬江蘇地區；張儀昭雖籍屬安徽，然陳文述將之歸為「吳門女弟子」，則其可能亦寓居江蘇；至於王令暉可能亦寓居江南地區，置之待考。由上可知，碧城女弟子大抵以江蘇閩秀為主，且多集中于蘇州、長州、金陵等地，此與陳文述長期為官江左相符；其次則為錢塘閩秀。清代婦女文學風氣以江浙兩地為盛，於此又可得一印證。

碧城弟子中，值得注意的是，玉霞、歡歡、陸湘鬢、徐緜桃、錢守璞四人的身分。陳文述於〈與友人話秦淮舊事有感而作〉詩，有「誰署碧城詩弟子，芙蓉江上泥秋英」二句^⑰，則知秦淮妓中有為其弟子者。〈青溪水閣有懷女弟子玉霞〉詩中有「青溪明月白門花，來訪秦淮舊酒家」句，則玉霞應為秦淮妓。陳文述稱歡歡為

^⑮見陳文述撰：《畫林新詠》卷三〈辛瑟禪〉，頁15，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⑯見清樺珠選：《國朝閩秀正始續集》程孟梅輯：《補遺》〈黃之淑〉，頁73，清道光十六年紅香館刻本。

^⑰見《頤道堂詩選》卷十六，頁33。

「吳門女郎」，又言其「嗜翰墨，善鼓琴。嘗攜之湖上，月夜花晨，一彈再鼓」¹⁸，歡歡以琴藝聞名，文士亦往往與之盤桓¹⁹，歡歡之為畫舫中人可知；又歡歡詩題稱陳文述為「頤道主人」²⁰，亦可見其關係密切，惜於道光八年過世²¹。《西泠閨詠》中謂陸湘鬢「風流秀曼，曠世不群，方之廣陵瓊花，同此仙處無雙也」²²，後《畫林新詠》則稱其「余戚陸湘鬢」²³，觀其後詩作往來，應屬妾侍身分²⁴。又《畫林新詠》中謂徐細桃乃「青泥蓮花矣」，並言「近已得所歸而去」²⁵；至於錢守璞，陳文述曾稱其「吳門女郎」²⁶，則知諸人出身似非一般閨閣中人。然其師生關係，除錢守璞外，或因早逝，或因身分環境改換，為時亦頗短暫，詩亦不多見。可知陳文述之廣收女弟子，亦不限書香門第之名媛淑女。

除了以上所列之外，尚有魏謙升姬人周琴，曾持詩求教²⁷；吳興閨秀譚韻蓮、譚韻梅姊妹亦曾郵寄詩作請益，表達問字之願，並言「問字慚添左蕙芳」²⁸；則碧城女弟子的陣容可說不遜于袁枚女弟子了。

二、碧城仙館文學活動的內容及型態

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大抵是以吟詠為主，並及於繪畫、編校、出版等活動。本節分從群體活動與個別往來二部分探述。

(一)、群體活動

陳文述著《西泠閨詠》十六卷，可以說是他個人對古今女子最高的致意。全書詩凡五百首，吟詠五百餘位自上古以迄當代與杭州相關的女性，龔凝祚稱其「於古

¹⁸ 見《西泠閨詠》卷十四〈寶石山莊懷歡歡小素〉，頁10。

¹⁹ 據道光十四年《蘭因集》手批本卷二歡歡詩，有云：「歡歡善琴，余在吳門時，日夕盤桓」，頁31，嘉慶道光間刊本，上海圖書館館藏。

²⁰ 見陳文述編：《蘭因集》卷下，頁17，清光緒七年錢塘丁氏刊本。

²¹ 同註¹⁹，手批本謂歡歡：「惜乎已於道光八年過世，歎之不已」。

²²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留雲水榭懷陸湘鬢〉，頁8。

²³ 見《畫林新詠》卷三〈織畫〉，頁22。

²⁴ 陳文述有〈兩窗翳燭為閨人話雲臺宿城之遊，翌日為書玉女窗一幀，一作小窗之榜，各系以詩〉詩，其五，詩末注：「梅花榭」，即指陸湘鬢，則已為室中人可知，《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六，頁33。

²⁵ 見《畫林新詠》卷三〈徐細桃〉，頁21。

²⁶ 見〈吳門女郎蓬因誦余碧城仙館詩書此以贈〉，《頤道堂詩選》卷十三，頁6。

²⁷ 見〈西溪漁婦詞魏滋伯明經屬為姬人周暖妹琴作〉詩，自注：「暖妹近以詩來問字」，《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5。

²⁸ 見談印梅〈寄謝陳孝廉雲伯〉詩，清潘衍桐編：《兩浙輻軒續錄》卷五十四，頁36，清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刊本。案：「譚韻蓮、譚韻梅」與「談印蓮、談印梅」應為同一人。又見陳文述〈題吳興女士譚韻蓮韻梅聯吟圖〉詩，陳文述撰：《碧城仙館詩鈔》卷八，頁1，清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刊本。

今名媛多所表彰，名作尤美不勝收」，張雲璈亦言：「以五百篇之筆歌墨舞，寫二千年之玉怨珠啼。浣毫端之薇露，字字生香；鑄芳姓於茗華，行行戛玉。」^{②9}此書包括宮闈后妃、名門才媛、節婦貞女、姬妾侍兒、青樓紅粉等不同階級的女性，凡有可述者，一一臚舉。陳文述自序云：「天地之精華，日出而不窮。而人事與爲乘除，閨閣之才亦如是矣。」，又稱「閨秀向推吾杭爲盛」^{③0}，因此，此書一方面彰顯了地理的人文特色，保留了許多幾被湮沒的女性事蹟；一方面則展現了陳文述肯定婦女才華的積極態度。

《西泠閨詠》不但在內容上有其指標性的意義，即在其編輯校對上，也同時投入了眾多閨秀的人力，特別可以見出陳文述的有心安排。此書各卷卷首皆著錄編者名姓，卷末則附以校對者的名字。除家眷親屬外，囊括了當時的閨秀作家，其中碧城女弟子當然參與了這項工作。由於弟子及門先後不同，以下則悉列出其名姓，及各卷參與的工作項目：

卷三：吳仙銖校字。

卷五：辛絲、王蘭修編。孫佩秋校字。

卷六：錢守璞、陳秀生編。

卷七：吳規臣、張襄編。

卷八：于月卿、史靜編。

卷九：黃之淑、張儀昭編。

卷十：汪琴雲、許延祜編。

卷十一：曹佩英、陳滋曾編。

卷十二：吳藻、顧韶編。

卷十三：陳筠湘編。

卷十四：范繼成、張蘭香編。華玉仙、黃鬢仙校字。

由以上所列，可知女弟子二十三人名列其中。至於編輯、校對的工作如何進行？工作的份量實質有多少？今已不易考察。幸而于月卿曾賦詩一首，可略窺梗概，其〈偕琴仙編輯西泠閨詠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云^{③1}：

^{②9}分見龔凝祚、張雲璈〈西泠閨詠序〉。

^{③0}見《西泠閨詠》卷十〈潔淨軒詠徐淑則〉，頁10。

^{③1}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軒詩》，頁8。

使君詞翰太縱橫，刻翠鐫紅錄小名。無數山圍群玉秀，不寒衣著五銖輕。
三千粉黛昭彤管，十二闌干擁碧城。叨侍鐵崖同問字，詩才愧讓妙清清。

此詩對於陳文述表彰古今閩秀，而自己能追隨親炙，表示了榮幸和慚愧。編校的工作可能並不繁重，然而，對參與者而言，卻顯示了某種意義。

龐大的女性工作名單，固然難免炫耀的心理，但是真正的意義應是在陳文述讓他的弟子共同參與了這本書的出版；即使只是具名，這本書也意味著不再只是單純的個人著述，而是他與眾多女性共同完成的作品。陳文述不必特別標舉他對女性的看法，但是，《西泠閩詠》一書，卻以具體的行動傳達了他對女性真誠的支持。雖然張雲璈仍不能免俗的推崇此書「義兼勸誡，何如女史箴傳」，而事實上，毋寧說是陳文述希望當代的女性，對前代女性有更多的認知。他曾說：「閩閨憐才，定屬大家名媛」^②，能真正欣賞並接納同性才華者，才是有氣度有見識的女子，而僅杭州一地就有如此豐富足資記載的女性，因此，典型的建立，才情的認同，透過閱讀與參與即是一項鼓勵與激發。觀乎于月卿唱和《西泠閩詠》一百二十首的氣魄，即可見其追隨效法之意，而談印梅的「多少宮闈名氏錄，至今遺韻滿江南」^③，其潛在的啟發與影響，是不容忽略的。

碧城女弟子群體參與的文學活動，較具規模的是重修西湖三女士墓的題詠。陳文述約在道光四年為馮小青、楊雲友、菊香三人西湖修墓^④，菊香小青墓在孤山，雲友墓在葛嶺智果寺西。陳文述並於巢居閣西建蘭因館，小樓三楹，中為夕陽花影樓，右為秋芳閣以祀菊香雲友，左為綠陰西閣以祀小青^⑤。陳文述賦詩紀事，並廣徵海內吟詠，編成《蘭因集》。其中有張雲璈等九位名士題詠，閩秀則有梁德繩等二十六人題詠。弟子之中，尚有可能因及門較晚，未及列入者，如吳藻、于月卿、史靜等亦有題詠。《蘭因集》出版後，陳文述持贈吳藻，吳藻題以〈南曲仙呂入雙調〉散套^⑥；至於史靜、于月卿之作則收入《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② 見《西泠閩詠》卷九〈孤山詠楊夫人〉，頁3。

^③ 見〈道出潮陽女弟子于蕊生以和余西泠閩詠百二十首就正為題一律〉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三，頁32。又見談印梅〈寄謝陳孝廉雲伯〉詩，《兩浙輶軒續錄》卷五十四，頁36。

^④ 見《西泠閩詠》卷九〈梅花嶼弔馮小青〉，頁2。

^⑤ 見管筠〈西湖三女士墓記〉，《蘭因集》卷上，頁25。

^⑥ 見〈雲伯先生於西湖重修小青菊香雲友三女士墓，刊《蘭因集》見示，即題其後〉，附刻於吳藻《香南雪北詞》後，清冒俊編：《林下雅音集》，清光緒十年如單冒氏刊本。

此次活動，善寫擘窠大字的陳滋曾，還特地為陳文述書寫三女士墓碣^⑳。陳文述的女性眷屬亦多參加吟詠，其妾管筠撰寫〈西湖三女士墓記〉，並有和詩；媳汪端、二女華嫻、麗嫻及妾文靜玉、薛纖阿、蔣蕊蘭諸人皆有詩唱和。文靜玉自謂：「海內士女和者十餘人，香生翠幄，無妙不臻，別為四詩，聊以紀實，非敢云抽秘騁妍也。」，薛纖阿亦以詩作「質之卷中題詠諸女士」^㉑，參加此次吟詠，不只是憑弔前朝的才女，或附會風雅增添湖山韻事而已，而是藉此相互觀摩，不無才藻競發、角吟爭韻的意味。

此次題詠，陳文述先有四首七言律詩，吳規臣依韻奉和；汪琴雲則用梁德繩夫人韻，辛絲步管筠韻。管筠因有小青後身之說，詩中有「夢裏雙蓮因果在，生前生後費沈吟」之句^㉒；辛絲亦因其事，而有「佳人再世有同心」、「償得焚餘久零落，鷗波芳詠和長吟」之句，前世今生的說法，使這個唱和的活動更添了幾許真幻迷離、似遠還近的色彩。閩秀大抵多和詩四首，亦有為七言絕句或五言律詩者，篇帙雖有長短，然蘭秀菊芳，各有所勝。三女士得以因此彰顯，碧城女弟子亦展現其吟詠群的風采，如此具規模的吟詠，袁枚隨園女弟子之後，當屬碧城閩秀了。

陳文述為女弟子編選《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不但表現了陳文述一貫對女性作家的獎掖，更是在文壇上正式宣告碧城仙館具體的文學表現。此書共收十位女弟子詩，各卷卷首皆有陳文述的題詞，其中采輯許多與陳文述相關的作品，透露了碧城仙館師生的往來活動，可以說是旗幟鮮明，具有相當濃厚屬性的編選。其後，鄭夢白、屠倬編《正聲集》，選乾隆、嘉慶以來詩人作品，其中「閩閩」一門，即請陳文述編選，因而「女弟子詩咸得入選」^㉓，可見陳文述對女弟子的偏愛了。其云：「湖山是處三生石，閩閩居然一代才」、「珍重碧城詩弟子，別裁還與手親裁」^㉔，對女弟子充滿了讚許與珍視。女弟子的作品得入名家之林，除了顯示碧城門牆濟濟多才外，陳文述大力將弟子推向文壇，推向當代文學歷史的記錄中，其企圖亦是顯然而見的。

^⑳ 見〈坐松顛閣作擘窠詩贈遊女〉詩，其三，自注云：「為頤道夫子書菊香、雲友、小青墓碣」，《碧城仙館女弟子詩·陳妙雲崇蘭館詩》，頁2。

^㉑ 以上諸詩皆見《蘭因集》卷下。

^㉒ 管筠詩自注云：「家慈夢大士攜青衣垂髻女子，持雙頭蓮花而生余，說者以小青後身解之」，見《蘭因集》卷下，頁13。

^㉓ 見〈鄭夢白都轉、屠琴搗太守選乾嘉以來詩為正聲集，賦贈四律並簡趙菊潭明經、楊子堅上舍〉詩，其二，自注云：「諸君議以閩閩一門，屬余選定，女弟子詩咸得入選。」，《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5。

^㉔ 同前註。

碧城女弟子曾在道光六年有過一次聚會。是年，吳藻奉母至吳門，由於久已嚮慕碧城女弟子的風雅，此行即希望能與諸閨秀相聚，而諸女弟子亦已相約作文酒之會。陳文述因為遠行，無法參與，乃以詩寄吳藻，其中有「惜我未為東道主，知君仍奉北堂來。倘邀墨會應傳語，且過花期莫便回」數句^⑫，勸其多留時日，以盡雅興。吳藻日後有〈憶江南·寄懷雲裳妹八首〉詞追憶此次聚會^⑬，詞云：

江南憶，最憶綺筵開。阿母瑤池飛玉盞，女兒絳帳列金釵。誰是謫仙才。
(其二)

江南憶，最憶碧城招。詠絮君應稱謝女，買絲儂欲繡班昭。墨會紀靈霄。
(其七)

前首詞中，吳藻自注云：「座中除沈采石外，皆碧城弟子」，張襄、汪端也都在座，飲酒賦詩，和融歡洽，張襄亦有「華屋珠燈陳綺席，玉臺伴侶盡仙才」之句^⑭，所指即此次盛會。

碧城女弟子雅集，既載諸詩篇，當亦必以繪畫紀其盛。道光六年，「金釵問字圖」由三位畫家合作完成，顧韶主繪人物^⑮，此圖據陳文述言「極綺羅金粉之致」，題詩四首^⑯，次首云：

分明貌出紫髯公，人在香圍翠繞中。入室譚經花蘊藉。登樓比識月玲瓏。
彩鸞問字書應好，紫鳳評詩句最工。玉怨瑤情舊都講，絳帷遙隔萬花紅。

此圖繪出女弟子問字請業的情景，所謂「十眉奉贄，蘭修蕙問之儀；雙髻橫經，燕叱鶯嬌之韻」^⑰，在香圍翠繞、綺羅環珮中，陳文述為女弟子所簇擁，譚經說詩，寫月評花，可說極風雅蘊藉之美。無怪乎女弟子的陣容不斷擴大時，陳文述曾自負

^⑫見〈蘋香至吳門諸女弟子相約為碧城墨會詩以寄之〉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4。

^⑬吳藻《花簾詞》，頁34，徐乃昌輯：《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光緒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本。

^⑭見〈丙戌春沈采石為余作鄧尉探梅圖，吳蘋香為製樂府，走筆奉謝，即送蘋香歸錢塘〉詩，清蔡殿齊編：《國朝閨閣詩鈔·錦槎軒詩集》，頁癸12，清道光二十四年琅嬛別館刊本。

^⑮據陳文述〈金釵問字圖跋〉云：「此圖徐寶香為余寫像，螺峰為寫人物；花木泉石，螺峰尊人西梅翁所作。丙戌（道光六年）距今十一年矣」，《碧城題跋》卷二，頁19。

^⑯見〈女弟子顧螺峰詔，老友西梅處士女也，為余寫金釵問字圖，極綺羅金粉之致，因題四首〉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二，頁21。

^⑰見〈謝女弟子顧螺卿畫金釵問字圖啓〉，《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29。

的說：「更有凌風新玉樹，碧城那便遜倉山」^{④⑧}，碧城女弟子桃李爭妍，才華並茂，在陳文述的心目中，直可與隨園女弟子媲美了。

陳文述又請汪琴雲爲其繪「碧城仙館圖」，在〈乞逸珠畫碧城仙館圖〉詩三首中^{④⑨}，其二云：

十眉環侍擁華鬢，問字花前祇玉顏。爲有碧城詩弟子，乞君添寫幾雲鬟。

詩中陳文述清楚的表明，希望此圖繪寫女弟子。而汪琴雲繪成後，亦用原韻題詩三首，次首云^{⑤⑩}：

仙粧雲髻佛華鬢，悅意諸香總玉顏。絳帳金釵詩弟子，此中畫壁有雙鬟。

其後，陳文述賦詩致謝，有「不是倚香楊妹子，丹青誰解寫神仙」二句^{⑤⑪}，即在稱美此圖的生動傳神。〈謝錢塘女史汪逸珠畫碧城仙館圖啓〉，其中有：「閩中周昉，今見其人」^{⑤⑫}，亦見其對此圖的重視。然則有關碧城仙館金釵問字、絳帳詠詩的形象，今僅可由題詩中想其彷彿了。

道光八年秋，陳文述重赴漢臯，吳門女弟子送行於邗江。道光十年六月，返回吳門後，戴文璣特以「邗江送別」爲題，繪圖呈贈陳文述，以表達諸弟子的心意。陳文述有感賦詩題詠，詩云^{⑤⑬}：

絳雲仙姥紫雲娘，服霧餐霞弟子行。蠻榼酒貽萸菊味，奚囊詩贈杜蘭香。
五銖解佩通靈氣，雙髻簪花學道粧。送我帆檣似鸞鶴，裊煙還許共歸航。

送行的弟子應不在少數，飲酒賦詩，逸情高致，又像一場碧城文會。此詩此畫，所言皆已爲舊事，但是文璣的繪畫、陳文述的吟詠，卻呈現了一分師生的溫情與美好的記憶。

^{④⑧} 見〈題女弟子華芸卿黃蘭卿梅花小影〉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7。

^{④⑨}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31。

^{⑤⑩} 見〈爲頤道先生寫碧城仙館圖即用原韻題之〉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汪逸珠沅蘭閣詩》，頁2。

^{⑤⑪} 見〈逸珠爲余畫碧城仙館圖詩以誌謝〉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31。

^{⑤⑫} 見《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29。

^{⑤⑬} 見〈長州戴仲昭女史文璣，余弟子曹稼山繼室也。爲余寫邗江送別圖，紀戊子秋間諸女弟子送行事，爲賦一詩題之〉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七，頁32。

碧城女弟子吟詠之餘，曾共同繪製梅花十種箋，此乃模仿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譜》而作。陳文述於漢臯時，委託為其刻集出版的刻工梅春華印製。由於「極暗香疏影之致」，效果奇佳，陳文述將之分寄諸女弟子，並賦詩四首。其中「新詞倘寫簪花字，第一先尋萼綠華」二句⁵⁴，洋溢了陳文述的喜悅之情。小箋生香，固為文房雅製，而女弟子有了共同的用箋，尤為可喜之事。此中除了女弟子的慧心別裁，以及陳文述推動成就的美意外，更可以見出閨閣之間的往來風雅。

此外，陳文述於寶雲山麓築翠淥園，其地為小輞川遺址，修篁古桂，風景清幽；又正臨孤山，湖光山色，一覽無遺。陳文述令弟子題詠，陳滋曾有〈頤道夫子營湖莊于葛塢曰翠淥園奉題一首〉詩，描述其園林之美；吳規臣、吳藻亦皆賦詩吟詠，表現出主人好道慕隱的襟懷。詩作皆收入《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中。

就整體而言，題集、題畫亦可說是碧城女弟子師生之間的重要活動。陳文述為吳藻《花簾詞》作序，稱其「金粉仙心，煙霞逸品」；又將吳藻題《蘭因集》南曲散套，經梨園名宿點定，傳唱漢臯⁵⁵；而吳藻亦為陳文述校《玉笙詞》⁵⁶。陳文述讀陳筠湘〈西湖詩卷〉，發為吟詠⁵⁷；何佩芬以新刻詩鈔寄呈，陳文述謂「摩挲老眼，不禁狂喜」，並為題集⁵⁸。辛絲有〈題頤道夫子湖山懷舊詩後〉三首，對陳文述的隱者情懷有極欣羨的描繪；又有〈題鷗波夫人碧城摘句圖〉詩⁵⁹，《碧城仙館摘句圖》乃管筠與文靜玉、薛織阿三人摘錄陳文述之詩句而成⁶⁰，辛絲的題詩有「焚香一讀一徘徊」之句，流露其瓣香禮敬之心。吳規臣嘗題《碧城仙館詩集》，詩共四首⁶¹，寫其對陳文述詩的愛不釋手，「聊將宦隱成中隱，如此詩家是大家」，推崇其二十年的宦海浮沈，仍保持澹蕩疏朗的胸懷；史靜、孫佩秋亦皆有題集之作⁶²。題集評詩，文人結習，本不免溢美之詞，然則作品的閱讀與題詠，卻可以見出

⁵⁴ 參見〈以新製梅花十種箋分寄女弟子侑之以詩〉詩並序，《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五，頁10。又見〈鄂城秋詠〉詩，其三，自注云：「梅玉溪設春華刻肆於漢陽……曾為余刻西泠諸集」，《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九，頁23。

⁵⁵ 陳文述詩題云：「余在西湖為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修墓，並於孤山建蘭因館，女弟子吳蘋香為填南曲一齣，漢上梨園多吳中名宿，按拍悉皆協律，楚女亦多有歌之者，此詞場佳話也。」，見《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五，頁9。

⁵⁶ 見〈為頤道夫子校玉笙詞〉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蘋香花簾書屋詩》，頁1。

⁵⁷ 見〈湖上雜詩〉，其卅一，《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八，頁27。

⁵⁸ 見〈何蘭卿綠筠閣詩鈔書後〉，《碧城題跋》卷二，頁16。

⁵⁹ 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婢瘦雲館詩》，頁8。

⁶⁰ 見清管筠等編：《碧城仙館摘句圖》，共三卷，分六十六品目，道光二十四年三鶯閣刻本。

⁶¹ 見〈呈頤道夫子並題碧城仙館詩集〉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飛卿曉仙樓詩》，頁4。

⁶² 史靜〈讀頤道堂詩集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史琴仙停琴行月樓詩》，頁3；金陵女史孫芙蓉佩秋，故人蓮水女也，見題拙集感謝一首〉詩，《頤道堂詩選》卷十八，頁20。

流動其間的情誼。陳文述的作品必定於弟子之間傳誦，弟子的作品亦往往呈請就正，則題集的作用可以說是一項互動，或是一項心得報告，也更可以說是聲氣標榜，弟子身分的再確認。

碧城弟子多擅繪畫，其中黃之淑之蘭竹，許淑慧之山水，吳規臣之花卉，顧韶、范繼成之人物，陳筠湘之寫生，陳文述稱之「莫不毫端花落，紙上生香」、「求之古人，殊不可多得」^⑮；因此，乞畫贈畫，亦儼然為重要的師生互動。有關題畫詩掇拾可見：吳規臣曾畫紅牡丹，為文靜玉作小影，陳文述題詩其上^⑯；汪琴雲臨辛貢粉梅，臨西王母讌瑤池圖，陳文述亦皆有題詠^⑰；琴雲又為陳文述畫「采芝仙女小像」，友人謂神似己妻，陳文述乃題詩慨贈之^⑱。許淑慧為陳文述畫「桃花漁隱小照」，陳文述形容此圖「極雲山煙水之致」^⑲，吳藻亦有題詠^⑳；許淑慧以賣畫維生，陳文述曾為其題「賣畫養親圖」、「王母降集靈台」宮扇、「露筋祠三十六湖樓」長畫卷等^㉑。陳文述〈題寄女蘭娥畫蘭〉詩，序中言黃之淑：「近以畫蘭數幀見寄，因為題之」^㉒，而「閑從淡墨疏香外，念爾蘭心蕙質人」二句，則由畫的風格烘托出畫者的人品；黃之淑又嘗寫「瀟湘煙雨」畫卷寄呈陳文述，陳文述題詩，並寄管筠^㉓，由觀畫而引起懷人之思，亦可見其畫作之氤氳縹緲、情思綿遠了。陳文述又為華芸卿、黃蘭卿、陳筠湘等人小影題詠^㉔；錢守璞曾為陳文述畫梅花鏡屏十二幅，並各系詩一首，製作可謂龐大^㉕，又特別畫柳贈別，陳文述感其盛情，皆有賦詩紀詠^㉖。

題畫詩中，除對畫作的描述外，多稱頌揄揚之詞，而對女弟子的總體讚美，則

^⑮ 見〈金釵問字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9。

^⑯ 見〈見飛卿畫紅牡丹為湘霞小影因題四首〉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一，頁6。

^⑰ 〈汪逸珠女史臨辛貢粉梅長卷〉、〈汪逸珠女史臨西王母讌瑤池圖〉二詩，分見《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二，頁14；卷二十六，頁27。

^⑱ 見〈錢塘汪逸珠女史為余寫采芝仙女小像，神采艷逸。芸西謂似其佳偶蔣紫葳，紫葳，故人于野女也。因題二十八字贈之，即送歸毗陵〉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九，頁28。

^⑲ 見〈女弟子許定生為余寫桃花漁隱小照極雲山煙水之致賦此誌謝〉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3。

^⑳ 見〈摸魚子·陳雲伯先生桃花漁隱圖〉，《香南雪北詞》，頁3，徐乃昌輯：《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光緒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本。

^㉑ 分見《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一，頁12；卷三，頁24；卷六，頁9。

^㉒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18。

^㉓ 見〈蘭娥寫瀟湘煙雨畫卷見寄賦此題之並寄靜初〉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三，頁25。

^㉔ 見註^⑮；又見〈題家靈蕭筠湘小影〉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2。

^㉕ 見錢守璞〈為頤道夫子畫梅花鏡屏各系以詩〉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錢蓮緣夢雲軒詩》，頁2。

^㉖ 見〈女弟子錢蓮因為余畫梅花鏡屏賦此誌謝〉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一，頁23；〈女弟子錢蓮因畫柳枝贈別〉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9。

見諸〈畫家十二女弟子詩〉中^⑮。此詩分別稱頌十二位女弟子的繪畫，或稱其畫作風格，或讚其風采氣質，末句更以「青鸞紫鳳遲翩躚，會當高會開長筵」來呈現碧城諸弟子的多才以及碧城盛會的期許。至於〈群仙蕊佩歌〉詩，更在歌詠「碧城女弟子畫書詩墨」^⑯，諸弟子的詩書畫墨，各盡其美，一如群仙裁雲翦霧、紉花佩蕊；身為長者的陳文述，得此仙才，其欣慰自得之情，自是洋溢於筆墨之間。

(二)、個別往來

陳文述與碧城女弟子的個別往來，可由其作品中見出，其中以辛絲、吳規臣、吳藻、許淑慧、黃之淑、錢守璞、陳筠湘等人尤值得注意。在互動中，陳文述對女弟子的關懷，及女弟子對陳文述的尊敬尤其可見。

碧城弟子的執贄，往往是師生互動的開端。王蘭修、辛絲合選《國朝詩品》，評定清詩人二十餘家為上品，陳文述入選。由於蘭修「體弱多病，未能造門請業」，乃將各家品評著錄十八篇，請辛絲轉呈陳文述「以是為羔雁」^⑰，並表達仰止之心。惜蘭修未及請業即病逝，卒年才十八歲，陳文述撰詩哀弔之^⑱。

辛絲曾自製紫鳳斑管贈送陳文述，並作〈紫鳳歌呈頤道先生〉^⑲，此詩三十六句，幾乎句有「紫」字，除了大量的援用「紫霞」、「紫芝」、「紫綺裘」、「紫薇花」、「紫氣」、「紫府」……等字詞，來烘托陳文述的清貴外，辛絲更述說了製作紫鳳斑管的過程：

為君精選紫俊毫，墨痕曉滌浮雲飄。為君親斲紫筠管，脂暈春呵蘭氣暖。
紫釵壓鬢紫綃香。丹訣為君寫紫陽，楚佩彩鸞簪魏紫，雙雙修到紫鴛鴦。

由於陳文述在京城時，人以「紫鳳」譽其詩^⑳；因此，這份禮物顯得貴重而又意義深長。陳文述〈謝太原女史辛瑟嬋餉斑管筆啓〉自言：「某才非李白，敢羨生花；文遜蘭成，居然垂露。承貽彤管，伴我書房。秋斲抽毫，春坊鏤漆。製自晨粧之暇，緘從夜織之餘。」^㉑，又賦詩四首致謝，中有「長安紫鳳署詩名，珍重湘靈手製

^⑮ 見《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七，頁26。

^⑯ 見《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15。

^⑰ 見〈國朝詩品題詞有序〉，《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王仲蘭墨紅閣詩》，頁1。

^⑱ 見〈弔墨紅閣女史王仲蘭〉詩，《頤道堂詩選》卷十九，頁33。

^⑲ 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嬋瘦雲館詩》，頁4。

^⑳ 同前註，辛絲〈紫鳳歌呈頤道先生〉詩，序云：「先生早年客京師，以詩名筆下，人以紫鳳方君詩品」；又陳文述〈詩中十一友詩〉詩，序云：「余昔在京師，同人品余詩為紫鳳」，《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19。

成」⁸²，表達了他對辛絲花費了時間，精心製作的紫鳳斑管的珍視。直到辛絲過世多年後，這分心意仍然銘感在胸，陳文述睹物思人，又因閱讀道書，有所會心，乃唱和辛絲之〈紫鳳歌〉，詩中有云：「多君贈我紫鳳毫，紫端石似香桃膠」⁸³，此詩亦以「紫」字貫串全篇，篇末並抒哀悼之感，「君本紫瓊舊仙子，歸去紫宮玉扉啓。簪毫更譜紫鸞笙，香魂化作蓬萊紫。」數句，表示了無限的追思和祝願。小小筆管的饋贈，不僅僅是一介閨閣女子對詩壇名士的尊崇，更由此成就了一分永恒的師生之情。

道光五年，辛絲夢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來謝陳文述詩中表彰之情，因而賦詩寄呈陳文述⁸⁴，並致書請為李騰空作傳，師生之誼亦自此訂定⁸⁵。陳文述亦依韻和詩⁸⁶，以「騰空仙人豈以余詩為重耶」為回應，但是辛絲的一片誠心，他卻不能無感，他說「君是當年辛憲英，近向詩壇感知己」，表達了他的感謝。仙夢的說法，合乎了碧城仙館的仙道色彩，也使師生關係成為一段不可言說的奇妙緣會。

辛絲體弱多病，知陳文述將北行，乃堅持抱病相送，來謁於楓橋曹佩英家中。陳文述贈以人參，希望她能安心養病，並以刊刻藕葉本金剛經為她祈福延壽⁸⁷。辛絲扶病送行，陳文述心中不忍，特賦詩安慰她並表謝意，其詩云⁸⁸：

瘦到珊珊亦可憐，尚勞扶病出庭前。也知氣若嬌難語，更恐愁多夜不眠。
雙影名花難寫照，一枝靈藥定延年。絳紗都講關心甚，有約重來話講筵。

辛絲甚至說話都十分吃力，她的送行，使陳文述既感動又擔心。他安慰辛絲服用人參，病情定可好轉，同時還轉達了其他弟子的關懷，並和辛絲約好來日再聚。陳文

⁸¹ 見《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26。

⁸² 見〈太原女史辛瑟嫺選國朝詩品，以余詩列上品，並以所製斑管見貽，賦此致謝〉詩，《頤道堂詩選》卷十九，頁33。

⁸³ 見〈紫鳳歌和女弟子辛瑟嫺，瑟嫺因余詩品有紫鳳之目，製紫鳳斑管相餉，腰以古詩，語極奇麗。近讀道書，偶然有會，因和一章，瑟嫺下世已久，故篇終弔之〉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七，頁36。

⁸⁴ 見辛絲〈乙酉二月望後，夜夢至丹崖碧水間，萬花如燭，明月正中，見古仙人，飄然有凌雲之氣。旁一女子，為色甚麗，自稱唐時廬山道士李騰空仙人，為余師頤道先生以詩中表章之故來謝也。方欲致詢，為竹風所驚而寤。為賦此詩，寄呈先生〉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嫺瘦雲館詩》，頁6。

⁸⁵ 見〈辛瑟嫺請撰李騰空傳書後〉，《碧城題跋》卷二，頁3。

⁸⁶ 見〈瑟嫺詩來云夢中見李騰空，謝余賦詩。騰空仙人豈以余詩為重耶。詩甚清妙，為依來韻和之〉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一，頁2。

⁸⁷ 見龔凝祚〈西冷閣詠序〉：又陳文述云：「聞余北行，來謁於楓橋曹氏宅」，《畫林新詠》卷三〈辛瑟嫺〉，頁15。

⁸⁸ 見〈女弟子辛瑟嫺聞余北行扶病送余楓橋賦此慰謝〉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7。

述後又寫信給她，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她的掛念，其〈與女弟子辛瑟嬋書〉有云⁹²：

緣知小極，未罄深衷。廉泉一勺，聊爲養病之資；靈草三極，藉作延年之藥。……所冀眠食自珍，起居無恙。庶幾華陽仙子，仍來貞白之居；西河老人，更序昭華之集。

這樣的饋贈充滿了傷感，辛絲家境貧寒，甚至爲籌措醫藥費而忍痛覓售家中藏書⁹³；因此，陳文述慷慨解囊，送金贈藥，無異是雪中送炭。他勸慰多愁善感的辛絲，善加珍攝，並鼓舞她對未來有期盼，辛絲亦以「佛香延薄命，仙藥起沈痾」⁹⁴記述其感謝之忱。

辛絲似乎知道自己不久人世，特地繪了一幅小像，寄呈陳文述，並賦詩一首，自言：「命如曉樹將沈月，人似春條待落花。自寫生綃留小影，詩魂長侍絳帷紗。」⁹⁵，辛絲自始至終對陳文述都表現了極大的忠誠，陳文述也推許她爲女弟子中之翹楚⁹⁶。辛絲病歿於來鳳橋吳仙銖宅，臨終前將其作品托曹佩英轉呈陳文述⁹⁷，陳文述賦詩哭悼之⁹⁸。後華陽仙觀塑呂仙弟子，陳文述還將白牡丹依辛絲小像塑成⁹⁹。對這位兼爲知己的弟子，陳文述付出了深摯的關懷，辛絲歿後多年，仍屢有懷念的篇章，師生之緣雖然短暫，而師生之情卻是永遠長在。

吳規臣曾以仿惲壽平花卉冊執贄⁹⁷，陳文述稱其「無雙玉女真名士，第一金釵畫狀元」⁹⁸。夫婿顧鶴因奉詔從軍噶什喀爾，吳規臣的思念與惦記之情自是深切，陳文述以「花氣待凝新印綬，月明重上舊刀鐙。」、「寄語金閨莫惆悵，幾人姓氏在天山」安慰她⁹⁹。良人遠征，吉凶難料，陳文述只能以建功立業、升官可待之

⁹² 見《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34。

⁹³ 見〈病後檢書覓售以供藥餌感書一絕〉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嬋瘦雲館詩》，頁3

⁹⁴ 同前註，見〈感懷紀事賦呈頤道夫子十首〉詩，其十，頁9。

⁹⁵ 同前註，見〈病中自寫小影寄呈頤道夫子〉詩，頁10。又陳文述有云：「臨終以自寫小影見寄」，《畫林新詠》卷三〈辛瑟嬋〉，頁15。

⁹⁶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漪園懷辛瑟嬋〉，頁1。

⁹⁷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

⁹⁸ 見〈哭女弟子辛瑟嬋〉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二，頁40。

⁹⁹ 見〈華陽仙觀羽流乞同人塑呂仙弟子余拈得白牡丹因仿辛絲小像塑之系之以詩〉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13。

⁹⁷ 見〈吳飛卿仿惲南田花卉冊〉，《碧城題跋》卷二，頁17。

⁹⁸ 見〈題金壇吳曉仙女史閨臣花卉冊〉，《頤道堂詩選》卷十九，頁23。

⁹⁹ 見〈金壇道中懷女弟子吳飛卿，郎君顧大令鶴奉詔從軍西域，賦此寄慰〉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八，頁15。

詞來寬解吳規臣的心境。十餘年來，吳規臣撫養子女，鬻畫自給，婚嫁祭葬之事，一身肩挑，頗得鄉里敬重。顧鶴後以軍功擢官，調至秦中，吳規臣隨往，陳文述以詩送行，「秦臺重見鳳雙飛」^⑩，夫妻久別重圓，陳文述詩中寄予無限的欣喜與安慰。

可惜，天不從願，吳規臣夫婦抵達西安，顧鶴未及履任，即病逝。規臣頓失所依，流落他鄉，因得當地官吏眷屬聚金資助，以作畫三月為報，始扶柩歸來。規臣乞求陳文述為顧鶴作傳，陳文述感傷「如此人才不永年，聞君苦語倍淒然」，吳規臣的堅強勇敢，陳文述義不容辭，願意執筆，「文章敢謝昌黎筆，兒女英雄與並傳」^⑪，撰傳不僅傷悼早逝的英雄，也是有心令女弟子的事蹟載諸篇什。

吳規臣回到吳門，後因不堪親族纏擾，乃避歸本家金壇，陳文述以詩安慰之，其〈聞飛卿以親串之擾避歸金壇賦此奉懷〉詩云^⑫：

倚竹牽蘿已可憐，更教眷屬與牽纏。久看藏弄空書麓，漸覺荒蕪到硯田。
函谷關雲遙入夢，華陽山翠遠橫天。避人賴有金庭在，閑采華芝好學仙。

陳文述同情吳規臣的遭遇，更可惜她的才華因長年汲汲於生計以及糾纏於諸種困擾中而埋沒，如今幸還本家，境況應可稍加改善。往者已矣，陳文述希望她能擺脫擾擾俗事後，能學仙求道，追求清淨自在的人生。陳文述對女弟子的關心及勸勉不時透過文字表達出來，規臣亦當有詩奉答，惟散篇遺帙，亦不可知了。

陳文述曾因言及前生為玉局校籍之事，許淑慧乃刻玉局小印贈之，陳文述賦詩言謝，有「捧來香並金釵鬢，鐫罷溫勞翠袖摩」之句^⑬。這份禮物表現了許淑慧的巧思，也流露了她對陳文述的敬重。淑慧十七歲結婚，三年而孀，因無子女，乃歸本家。家境貧寒，以賣畫奉養雙親，曾自言「十餘年來，不免風塵之色」^⑭。陳文述憐其際遇，稱其「海內姓名寒女淚，卷中歲月老親年」，對其孝行頗為嘉許，並以「從來大孝易成仙」鼓勵她^⑮；同時，又期勉她「珍重生枯雙管筆，名花婀娜伴

^⑩ 參見〈新正三日送女弟子吳飛卿偕郎君顧侶松大令鶴之官秦中〉詩並注，《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三，頁2。

^⑪ 見〈輓顧侶松大令鶴並慰飛卿女士〉詩並序，《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五，頁1。

^⑫ 見《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十三，頁13。

^⑬ 見〈定生聞余話前生玉局修書事，刻玉局小印見贈，賦此謝之〉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7。

^⑭ 見許淑慧〈題言行略用紅香館中贈虛白夫人韻〉詩其四：「只我紙毫同負米」句自注，清麟慶錄：《荅湖草堂贈言錄·女史詩》，頁7，道光間石印本。

^⑮ 見〈芥江舟次贈女弟子許定生及題賣畫養親圖〉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一，頁12。

枯藤」^⑩，對弟子的關心於此可知。

黃之淑為陳文述的義女^⑪，早寡，撫育子女，以賣畫維生。其境況陳文述知之甚詳：「我歸吳門今五年，汝家尚滯淮南煙。天寒翠袖無可倚，牽蘿補屋風淒然。夜翦殘燈墨橫掃，曉與諸雛換梨棗」數句^⑫，寫出了黃之淑的窮困。生活的艱辛使這位才女變得憔悴不堪，道光十五年，陳文述見到黃之淑，感慨萬分，其〈見蘭姬有感而作〉詩云^⑬：

回首金閨已夕陽，祇餘憔悴到淒涼。自憐寒女機絲冷，誰識仙娥翰墨香。
倚竹空留天女相，簪花久謝美人粧。臨風爭禁吾衰甚，又見麻姑鬢上霜。

垂垂老矣的陳文述，見到鬢髮已白，歷盡風霜的義女，感傷她的遭遇，更感傷她大好的才華被生活所葬送。

錢守璞與陳文述有一段特殊的情緣，陳文述曾言：「嘗欲居余家，不果，乃乞為女弟子」^⑭，其中原由為何，無法詳知。然就《西泠閨詠》所詠，「知音原不諱相思，證到蓮因悟藕絲」、「更擬小園營一室，待君剪燭更談詩」數句，似乎透露了些許訊息。事實上，在收為女弟子之前，二人即有唱和往來，陳文述〈和窈窕樓見贈原韻〉詩中有「我比逋仙更珍惜，避風深護碧窗紗」、「感君解誦碧城詩，肯學傷春杜牧之」^⑮，可看出錢守璞對陳文述的傾慕，以及陳文述的護惜和感念之情。陳文述又有詩云：「生平數知己，獨立此佳人」，錢守璞亦有「月明寥廓靜，相賞數斯人」之句^⑯，皆可見二人互許知音的情誼。其後〈女弟子錢蓮因畫柳枝贈別〉詩有云：「韓翃往事君應悔，張緒當年我所思」^⑰，則似仍與當年舊事有關。

後錢守璞攜子從宦桂林，陳文述賦詩送行，中有「稚子啁啾黃口語，美人哀怨白頭吟」^⑱透露出守璞婚姻處境的艱難。守璞到桂林之後，陳文述關心她的生活，

^⑩見〈袁浦贈女弟子評定生三十一疊前韻〉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十五，頁30。

^⑪見〈題寄女蘭姬畫閣〉詩序，言黃之淑「粵東黃冬軍祖香女。冬軍與余訂昆弟交，以耕畹寄余膝下」，《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18。

^⑫見〈耕畹樓女史畫竹歌〉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16。

^⑬見《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六，頁11。

^⑭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翠漆園懷錢蓮緣〉，頁4。

^⑮見《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3。

^⑯見〈梅花用窈窕樓女士原韻〉詩，並附原作，《頤道堂詩外集》卷六，頁32。

^⑰見《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9。

^⑱見〈聞蓮因攜其二子從郎君於桂林詩以送之〉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二，頁22。

亦曾以詩寄之，詩云 ⑮：

此間從古少媼姪，似爾才華眾所傾。疊彩山高堪入畫，棲霞洞口好題名。
星巖可隱休忘世，雲鞞相逢倘論兵。應有新詩勞遠寄，天風吹送步虛聲。

陳文述勸她珍惜才華，不要忘記寫作，疊彩山、棲霞洞等皆可題詠；也希望她有佳作不忘寄來。生活的變動，人際關係的改換，諸種因素皆影響女性的創作，陳文述對女才的珍惜，由他對女弟子的叮嚀與鼓勵可以印證。

此外，陳滋曾嘗為陳文述寫「秋雪漁莊」、「歲寒巖室」匾額 ⑯，又贈隸書楹帖，其聯為「家住癸辛街畔，詩名丁卯橋邊」，陳文述家近南宋周公謹故居，且好許渾詩，此聯典雅貼切，陳文述甚為喜愛，特賦詩致謝 ⑰。張襄曾以〈和高青邱梅花詩〉九首贈別，陳文述於其家中飲錢，並以詩答之 ⑱。吳藻亦於家中設宴款待陳文述，並奉陪泛舟西湖；陳文述以湖山春社花神應依古今名媛塑像，曾囑咐顧韶寫像，吳藻譜曲 ⑲。又陳文述唱和何佩玉憶西湖詩 ⑳；華玉仙、玉卿以佳釀相餉 ㉑；皆可看出碧城師生之間的深厚感情。

除了詩歌贈答外，書信亦應是碧城師生往來的重要方式。《頤道堂文鈔》中保留了數篇與女弟子的書信，其中多感謝與稱頌之意，如謝顧韶、汪琴雲的繪畫，謝陳滋曾代書墓碣，謝辛絲的贈管以及抱病送行，謝吳藻的題集以及款待，謝于月卿、史靜的題集執贄 ㉒，諸篇透露師生互動的訊息，已分別敘述如前。雖然女弟子的書信於今已不可得，然則陳文述的筆墨中，仍可以想見當時師生尺牘往返的情景。

至於女弟子之間的往來，由於資料有限，僅知吳藻與張襄、許延祜、顧韶、汪

⑮見〈聽丹穀話桂林山水賦寄李芸甫水部，次首寄琅嬛師相，第三首寄女弟子錢蓮因〉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八，頁10。

⑯見《西冷閨詠》卷十六〈崇蘭館懷家妙雲〉，頁4。

⑰見〈家妙雲女史滋曾隸書楹帖贈余曰：家住癸辛街畔，詩名丁卯橋邊。以余家近南宋周公謹故居，於詩嗜許丁卯也。喜其雅切，賦此答謝〉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二，頁10。

⑱分見〈女弟子張雲裳自鄧尉探梅歸，書和高青邱梅花詩九首留別，書此答之〉詩、〈張麗坡錢余棲霞室，書此留別，並示雲裳〉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6。

⑲有關吳藻與陳文述的交遊，請參見拙作〈吳藻與清代文人的交遊〉，《東海學報》第三十九卷，頁63，1998年。

⑳見〈和女弟子何佩玉憶西湖之作即補入西冷閨詠〉詩，《頤道堂詩外集》卷十三，頁25。

㉑見〈湖上雜詩〉詩其卅二，《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八，頁27。

㉒見〈謝女弟子顧蝶卿畫金釵問字圖啓〉、〈謝錢塘女史汪逸珠畫碧城仙館圖啓〉、〈謝侄女妙雲代書西湖三女士墓碣啓〉、〈謝太原女史辛瑟嫺餉斑管筆啓〉、〈與女弟子辛瑟嫺書〉、〈與女弟子吳蘋香書〉、〈與吳蘋香第二書〉、〈答于蕊生史琴仙兩女弟子書〉，諸文皆收入《頤道堂文鈔》卷十一。

琴雲、吳規臣等人皆有詩畫往來^⑭；辛絲與王蘭修、吳仙銖、曹佩英關係亦頗密切。觀本節所敘之群體活動，則知女弟子之間亦必有相當的互動關係。

三、碧城仙館活動中的人文考察

就地緣而言，碧城女弟子多為江蘇、浙江一帶閩秀。江南文風本盛，閨閣吟詠亦頗風行；加以乾隆時期，袁枚隨園女弟子流風未遠，如歸懋儀、駱綺蘭、孫雲鳳、席佩蘭、屈秉筠等都與陳文述有所往來，互有詩歌贈答。且陳文述對袁枚頗為景仰，曾有「君生太早吾生晚，惜未空山禮導師」之歎^⑮，駱綺蘭、歸懋儀嘗言其「神似先生」^⑯，又謂時人「比我為隨園，優禮無與比」^⑰則其步武前輩，再振閨壇，亦應有脈絡可尋。然陳寅恪譏其「專摹擬鄉先輩袁簡齋……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閨閣名媛，列名於其女弟子籍中，所謂春風桃李群芳譜者是也」^⑱則似有失公允。事實上，對陳文述而言，閨閣從師自有其歷史的淵源，江浙地區，魏晉以來有衛縠學書於鍾繇，孫寒華學道於杜契，焦靜真、謝自然學道於司馬承禎；錢妙真姊妹為陶弘景女弟子，曹妙清為楊維禎女弟子；陳文述時以諸人比擬，成為他廣收女弟子合理化的最佳範例^⑲。而清初以還，江浙名媛亦多師事文壇前輩，如王端淑之於熊文舉，徐昭華之於毛奇齡，徐映玉之於沈大成，方芳佩之於翁照、杭士駿；駱綺蘭除拜袁枚為師外，又師事王昶、王文治；袁潔亦有女弟子數十人^⑳；其中隨園女弟子明張旗幟，聲容盛大，尤受矚目。則碧城女弟子承此餘韻，執贄從師，閨閣風華得以再現，亦可謂適時適地了。

就生長背景而言，碧城女弟子多出身書香門第或仕宦家庭。其中王蘭修為光祿卿王鳴盛的孫女，嘗自稱「幼承家學，雅好詞章」^㉑；黃之淑的父親祖香，官淮南運判；張襄的父親為蘇州參將；許延祜為兵部主事許宗彥的女兒；顧韶的父親顧洛

^⑭參見拙作〈吳藻與清代女作家的交遊—張襄、汪端〉，《王夢鷗教授九秩壽慶論文集》，頁425-443，政治大學中文系編印，1996年；〈吳藻與清代女作家交遊續探〉，《東海學報》三十八卷，頁39-58，1997年。

^⑮見〈書隨園詩集後〉詩，《頤道堂詩選》卷六，頁28。

^⑯見〈嶽祠西院題簡齋先生像〉詩，自注：「駱佩香、歸佩珊諸女士，言余神似先生」，《頤道堂詩選》卷十六，頁17。

^⑰見〈自箴詩〉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3。

^⑱見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下冊，頁339，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

^⑲〈謝女弟子顧螺卿畫金釵問字圖啓〉有云：「昔華陽問道，二女來貞白之門；茂漪學書，八法侍元常之座。曹家比玉，叩詩法于楊禎；孫氏寒華，受仙經于杜契」；又〈答于蕊生史琴仙兩女弟子書〉云：「在昔貞白隱華陽之洞，寒女談經；廉夫營鐵鑿之居，名媛奉贄」，見《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29、30。

^⑳參見拙著《清代女詩人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㉑見〈國朝詩品題詞序〉，《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王仲蘭墨紅閣詩》，頁1。

(西梅) 爲知名畫家；許淑慧母親爲工詩善畫的女作家胡相端。由於生長於書香世家，閨閣之中亦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因此，整體而言，也都多才多能，無怪乎陳文述言其女弟子「皆工詩善畫」^⑩。而除了基本的文學藝術修養外，她們往往還兼擅了其他特殊的才藝，龔凝祚《西泠閨詠》序中有云：

若吳飛卿之精醫理，嫻技擊；張雲裳之善騎射，陳妙雲能漢人隸書，作徑尺大字；吳蘋香精音律，能拊琴擊阮；陳秀生工晉人楷書，黃耕畹、顧螺峰精于鑒古，皆未易才。

可知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才華頗爲時人稱道。此外，辛絲之自製斑管，許淑慧之善刻印、鼓琴^⑪，呂靜僊之「善譚名理」^⑫，吳規臣之「醫方劍術」，張襄之「韜鈴騎射」^⑬，陳筠湘之「工晉人小楷」^⑭，可說珠輝玉映，相互競美。陳滋曾在松顛閣揮毫，作擘窠大字，引動遊人觀看^⑮；黃之淑不讓時人專美，繪印心石屋圖十幅，藝林傳誦^⑯；張襄曾與吳藻飲杯看劍，連袂騎馬^⑰，而吳藻的《喬影》雜劇，更是「見者擊節，聞者傳鈔」^⑱，皆可見諸閨秀多方的才情。其中吳規臣、汪琴雲、黃之淑、許淑慧皆曾賣畫維生，諸人以一己所長，養親撫孤，雖然境況堪憐，然則能自食其力，亦反映出早年所受的教育，其家庭應爲士族階層。

袁枚因廣收女弟子，引起時議，尤其章學誠極力抨擊，認爲袁枚「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並斥責「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爲邪人播弄」^⑲。雖然，章學誠的議論代表了當時部分士大夫的觀點，但是，風氣漸啓，閨閣女子並不因此而退縮，她們的父親或丈夫也多大力支持她們執贄從師的活動。張襄的父

⑩〈金釵問字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9。

⑪見《畫林新詠·補遺》〈許定生〉，頁9。

⑫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畢園水榭懷呂靜僊〉，頁9。

⑬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留香室懷吳飛卿〉、〈湖心亭懷張雲裳〉，頁3。

⑭見〈金釵問字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9。

⑮陳滋曾〈坐松顛閣作擘窠書贈遊女〉詩中有「雙鬟遊女簪花笑，看我淋漓潑墨書」句，《碧城仙館女弟子詩·陳妙雲崇蘭館詩》，頁2。

⑯清惲珠選：《國朝閩秀正始續集》程孟梅輯：《補遺》〈黃之淑〉載云：「陶雲汀先生入觀，蒙賜御書印心石屋額歸，於故里及菴治名勝之所，各建數楹以奉宸翰，繪圖賦詩，人爭紀勝。耕畹亦仿十圖，各系以詩，藝林傳誦」，頁73。

⑰見吳藻〈憶江南·寄懷雲裳妹八首〉詞，其五，《花簾詞》，頁35。

⑱見吳載功《喬影》跋，鄭振鐸編：《清人雜劇》初二集，香港，龍門書店彙輯影刊本，1969年。

⑲見章學誠《丙辰劄記》，頁63，清章學誠撰：《章氏遺書·外編》卷三，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影印民國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親與陳文述爲同年，顧韶的父親爲陳文述的「老友」^⑭，黃之淑的父親爲陳文述的結拜交；孫佩秋的父親孫蓮水，陳文述稱之爲「故人」^⑮；師兆龍更是帶領兩個女兒拜師。而于月卿的丈夫彭劍南爲陳文述譜《碧城仙夢》^⑯，則知兩家情誼匪淺；戴文璣的丈夫曹稼山、錢凝珠的丈夫汪邦慶皆爲陳文述的弟子^⑰。此外，女弟子中亦不乏與陳文述有戚屬關係者，如陳滋曾爲陳文述的族姪孫女^⑱，李靜嫻與陳文述爲甥舅關係^⑲；而汪琴雲則爲陳文述子媳汪端的族姑^⑳；許延祜的母親梁德繩乃汪端的姨母，二人爲表姊妹；呂靜僊爲管筠的義女^㉑，張蘭香爲陳文述義子之妻^㉒。由以上種種可以瞭解能名列弟子門牆者，大抵上家庭多與陳文述已有來往，問字學詩亦必已獲得家人的信賴與支持。而陳文述曾言其女弟子「德容功備斯爲美」^㉓、「以閨閣之芝蘭，作門牆之桃李」^㉔，又更以「門牆不種閑桃李」^㉕自詡，不但說明了女弟子的閨閣才行，更彰顯碧城門牆的嚴謹，這也未嘗不是他對可能招致的批評所作的防範與回應。

除了透過父兄丈夫的關係外，碧城女弟子的執贄求師有許多都是自發性的，如王蘭修、辛絲、吳規臣、許淑慧等皆是，吳規臣甚且「自署碧城詩弟子」^㉖，錢守璞更「乞爲弟子」。閨閣從師雖仍不免透過家庭的關係，但是亦已可見其積極主動的力量。邁出了家庭式的教育或家族式內圍的局限，尋求更豐富的社會資源，閨秀們使自己的作品有機會獲得文壇上的認可，也有機會提升自己的作品內涵，誠如辛

⑭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寫韻樓懷顧螺峰〉，頁2。

⑮ 見〈金陵女史孫芙裳佩秋，故人蓮水女也，見題拙集感謝一首〉詩，《頤道堂詩選》卷十八，頁20。

⑯ 見〈輓彭梅垞〉詩，自注：「方爲余撰碧城仙夢」，《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18。

⑰ 曹稼山，見註⑤；汪邦慶，見〈題仁和錢蕊仙女史凝珠遺詩〉序、〈贈汪蓮君少府邦慶〉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九，頁27、29。

⑱ 《西泠閨詠》卷十六陳文述謂陳滋曾爲「族弟藕山女」，頁4；《蘭因集》卷下陳滋曾詩亦稱陳文述「族叔」，頁11。然於陳文述〈三閩秀隸書跋〉稱「余族女孫錢塘陳妙雲」，〈家妙雲代書西湖三女士墓碣跋〉稱「侄孫女妙雲」，見《碧城題跋》卷二，頁13、18。考其撰述時間，似宜以後說爲準。

⑲ 李靜嫻有〈舅氏頤道先生命題蘭因集〉詩，見清丁丙、丁申編：《國朝杭郡詩三輯》卷九十五，頁18，清光緒十九年刊本。

⑳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沅蘭閣懷汪逸珠〉，頁2。

㉑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畢園水榭懷呂靜僊〉，頁9。

㉒ 見《畫林新詠》卷三〈范湘營張韻芬〉，頁18。

㉓ 見〈重作楚遊別十六首〉詩，其十四，《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25。

㉔ 見〈答于蕊生女史仙兩女弟子書〉，《頤道堂文鈔》卷十一，頁30。

㉕ 見〈題金壇吳曉仙女史閩臣花卉畫冊〉詩，《頤道堂詩選》卷十九，頁23。

㉖ 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留香室懷吳飛卿〉，頁3。

絲所言：「我得公詩凡幾首，名已附公同不朽」^⑭，因此，透過從師的活動，擴大交遊圈，也成為躋入文壇的重要進階。

當然，在整個從師活動中，除了因為在地方上、文壇上，陳文述擁有相當的知名度外^⑮，對女才獎掖的態度，應是他能吸引眾多才女趨拜門下的重要原因。從其作品或編刻，可以看到他一直是正面的、積極的、肯定的態度來看待女性的才華，他曾說：「一從官吳門，留意在後進」，又言「生平愛文字，搜才及閨中。從來王謝家，頗多林下風。」^⑯，因此，《西泠閨詠》、《蘭因集》、《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畫林新詠》等書，皆是他對女性才華的闡揚。此外，他聽從汪端的建議，避免選家置閨閣於方外之後、青樓之前的編選方式，別編《畫林閨詠》，並期望「為後來選詩文家例」^⑰；甚至他還曾言：「僕所著《畫林續詠》，以閨秀一卷，列名士之前」^⑱，皆可看出他的用心。打破傳統選集的慣例，嘗試顛覆性的編排，透露出他對女性強力的支援，「我是嬋娟舊書記，遺編珍重護靈芸」二句^⑲，可以說是他最真實的自我寫照。

此外，閨閣多才，世人往往疑其真偽，女弟子中如吳藻、陳滋曾、陳筠湘、黃之淑，以及當代女作家曹貞秀、席慧文、韻香等人，雖然皆能當眾揮毫，毫無假借，但是「世人多疑之，否則訾議之」，陳文述曾毫不客氣地斥之為「諸人謬論，不能不謂之眼光如豆」。他挺身衛護女性，認為男女皆是秉天而生，所謂陰陽乃是「銖兩悉稱，不差毫末，不必扶，亦不必抑」；而耳目手足，男女皆同，因此，「握管作書，事之小者，女子何所不能」；又認為女子才德兼全者，「並世而生，正復不少」^⑳，他駁斥世人，因自己不能書，眷屬亦不能書，故以為天下女子皆不能書。這些議論，打破俗世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積極肯定女性的才華與成就，當然也反映出女弟子所承受的社會輿論的壓力；然則亦因如此，陳文述的作為，與碧城女弟子的文學表現，才更顯得特別可貴。

^⑭見〈乙酉二月望後夜夢至丹崖碧水間…因賦此詩寄呈先生〉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婢瘦雲館詩》，頁6。

^⑮陳滋曾〈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有云：「臣叔才名海內知，論癡亦是有情癡」，《蘭因集》卷下，頁12。

^⑯見〈自箴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3。

^⑰見〈畫林閨詠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8。

^⑱見清潘曾瑩撰：《墨緣小錄》，頁17，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⑲見《西泠閨詠》卷十五〈生香館懷李展蘭〉，頁11。

^⑳見〈書梯仙閣楷書遺墨後〉，《碧城題跋》卷二，頁30。

也因為這樣的理念，陳文述仕宦所經之處，除了為忠臣烈女修祠立碑外，他也特別留意才行特殊的女性，如在金陵修張麗華、孔貴嬪墓，於揚州修袁寶兒墓，於琴河修柳如是、吳綃墓，於梁溪修卞玉京墓，在吳門擬修吳宮勝玉、紫玉墓^⑭，多有詩文紀詠，最盛大的則是為西湖三女士建祠徵詩。雖然，此種行徑不免被人譏嘲^⑮，但是卻獲得閨閣中人的肯定，閨秀謝翠霞詩云：「誰似風流陳伯玉，政餘親掃女兒墳」^⑯，女道士韻香更替他辯護：「憐香惜玉真風雅，莫作才人好色看」^⑰。而女弟子亦紛紛表達支援和認同，張襄云：「過客更休悲薤露，庸流那解護花枝」，錢守璞云：「不是多才更有情，何人解為惜傾城」，陳滋曾云：「彼美稿砧誰著錄，有人齧白欲題詩」，黃鬢仙亦云：「碧城詞客鍾情甚，惜玉憐香更愛才」^⑱。在女弟子的眼中，陳文述是感情豐富，而又能同情閨閣際遇的人；這份同情與瞭解，超越了道德的框架，展現了對女性才華的寬容和愛惜。吳藻題《蘭因集》散套〈尾聲〉有云：「珊珊環佩歸來否？早注入碧城仙簿。只問他、曾向詩人拜謝無？」，曾經在性別上有強烈質疑的吳藻，此數句的問話，雖是就三女士而言，但是又何嘗不是流露了閨閣女子的心聲以及對陳文述衷心的謝意。而陳文述感慨「雲鬢多少委塵沙」時^⑲，正是他不忍心無數的女性被遺忘；當他為這些女性在地表上樹碑立碣，並徵詩吟詠時，也同時為女弟子做了最好的身教。對女才的重視和表彰，可以說是碧城仙館主人的作風，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他對女弟子的寬獎與鼓勵了。

凡是名列碧城門牆者，陳文述皆刻贈「碧城弟子」小印^⑳，這個舉動，使此一團體更具特定的色彩。因此，標籤化與認同感，在《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中，尤為鮮明。如辛絲「我是碧城詩弟子，焚香一讀一徘徊」、「我是碧城詩弟子，要從硯匣伴珊瑚」、「散花天近在，長願侍維摩」^㉑；吳規臣「我是碧城詩弟子，瓣香還

⑭見〈鸚鵡洲訪玉蕭墓〉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四，頁41。又據〈家妙雲代書西湖三女士墓碣跋〉言，未及修勝玉、紫玉墓，僅作吳門雙玉祠墓記；見《碧城題跋》卷二，頁18。

⑮齊彥槐詩云：「好事總被嘲未了」，見〈答齊梅麓見題拙集之作即用原韻〉詩，附原作，《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一，頁15。

⑯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

⑰參見《蘭因集》卷下，頁22。

⑱以上諸詩參見《蘭因集》卷下。

⑲見《西泠閨詠》卷九〈湖堤吊闕玉〉，頁3。

⑳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

㉑分見〈呈頤道夫子並題碧城仙館詩集〉、〈題頤道夫子湖山懷舊詩後〉、〈感懷紀事賦呈頤道夫子十首〉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辛瑟嫺瘦雲館詩》，頁4、7、10。

問小鷗波」、「我是碧城舊都講，麤蕪塚後更題詩」^⑭，錢守璞「新詩珍重碧紗籠，名在金釵絳帳中」^⑮、于月卿「我亦子昂詩弟子，擬將小篆刻茗華」^⑯、張儀昭「旗亭爭唱碧城仙，翠袖金釵絳帳前」^⑰、黃曼仙「絳紗都講人如玉，我亦金釵弟子行」^⑱，女弟子對身為碧城門下的榮幸及光彩，從詩篇中充分流露出來。當然，作品獲得評選及結集，更能加強凝聚這份認同感。

作為師生的關係，碧城女弟子與陳文述相互的推崇讚揚，可以說是這個團體的一項特色。陳文述善於獎掖閨閣，在著作中對女弟子稱揚，更是不遺餘力；然而在讚美之詞中，他也毫不避諱的稱頌弟子的容貌。如稱辛絲「肌膚若冰雪」^⑲、「仙骨瘦玉，芳顏勝花」，稱張襄：「新月綺麗，初花纖穠」，稱吳規臣「兒女英雄，美人才子」，稱吳藻「前生名士，今生美人」，稱錢守璞「可人如玉，其馨若蘭」^⑳、「春風新柳瘦腰肢」^㉑，稱張儀昭：「絳帳金釵貌最芳，明珠流照玉生光」^㉒。陳文述對美人的愛好是他浪漫性格的一部份，誠如所言：「京華三閨秀，東南諸女士。嬋娟出大家，人美詩亦美」^㉓，因此，讚美其詩，往往先讚美其人；而讚美其人，又往往藉以烘托其詩品，觀其《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之題詞，即可知之。

此外，他尤其喜以仙道用語形容女弟子，如稱王蘭修「月府侍書」，辛絲「是藐姑射，是萼綠華」，稱張襄「仙人芙蓉」，稱吳藻「秦女吹簫，湘靈鼓瑟」，陳滋曾「美人簪花，仙人繡襦」^㉔。他描繪弟子的群像是：「雲鬢蕊佩嬌芳年，金釵問字來群仙」^㉕、「一幅金釵問字圖，都是瑤清舊儔侶」^㉖，又有：「詩弟子即仙弟子，金釵絳帳圍群芳」^㉗等句。群仙的形象不但描寫諸弟子的才貌，更烘托其清逸不俗的氣度；而「我製元霜伴毫素，中有仙山百花露。贈與簪花寫韻人，更寫群

^⑭見〈呈頤道夫子並題碧城仙館詩集〉、〈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敬步原韻〉二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飛卿曉仙樓詩》，頁5、6。

^⑮見〈為頤道夫子畫梅花燈屏各系以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錢蓮綠夢雲軒詩》，頁3。

^⑯見〈奉題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樓詩》，頁4。

^⑰見〈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詩，《蘭因集》卷下，頁18。

^⑱同前註，頁20。

^⑲見《西泠閨詠》卷十六〈漪園懷辛瑟婢〉，頁1。

^⑳以上各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各卷題詞。

^㉑見《西泠閨詠》卷十六〈翠濠園懷錢蓮綠〉，頁4。

^㉒見《畫林新詠》卷三〈張儀昭〉，頁18。

^㉓見〈自箴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3。

^㉔各見《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各卷題詞。

^㉕見〈華胥子歌〉，《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38。

^㉖見〈題吳蘭雪舍人香蘇山館詩集〉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五，頁8。

^㉗見〈群仙蕊佩歌〉，《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15。

仙高會賦。」^⑩，則是陳文述的自我擬喻。對弟子的美化，以及以仙人自擬，固然不脫其宗教的色彩，由此亦可見其浪漫高蹈的情懷；而師生往來，如群仙高會，不但提升了這個團體的境界層次，尤有助於祛除可能有的世俗疑慮。

至於女弟子對陳文述的尊敬與推崇，亦時而於篇章中流露出來，王蘭修認為陳文述為「掩有諸家之長，集其大成者」、「有漢魏六朝，有三唐兩宋元明、有國朝諸名家」、「亦是仙才亦大家」^⑪。辛絲一首〈紫鳳歌〉更是推崇至極，〈感懷紀事賦呈頤道夫子十首〉亦皆詠讚陳文述，「當代陳夫子，高懷最不群」，「松篁高士塢，煙雨美人湖」，勾勒出陳文述名士形象。吳規臣則言：「曾經玉塞走明駝，曾寫黃庭換白鵝。早歷江湖醉花月，晚耽林壑夢煙蘿」^⑫來涵括陳文述的經歷。吳藻筆下亦云：「先生山澤臞，交道太邱廣」、「謫仙紫綺裘，坡老鐵拄杖」^⑬言其仙家風采。于月卿言：「偶現宰官金粟影，曾親香案玉皇家」^⑭，史靜亦言：「少陵詩史無餘子，太白仙才有替人」^⑮。雖然顧太清疾言厲色抨擊陳文述，謂其「以仙人自居」、「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為吹噓。」，並表示恥列班行^⑯，但是碧城女弟子對老師的敬意洋溢於字裏行間，卻是不爭的事實。只是透過結集，陳文述選定篇什，此類作品在比例上的確顯得份量較多，相互標榜的色彩也較濃厚。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時，相互標榜、彼此虛誇恐怕也是許多同好團體難免的習氣。對閨閣作家而言，對師長的尊敬本為天經地義之事，更何況詩箋唱和，本不免頌贊之辭；且因從師多為自發性，若非確為己所嚮慕追隨者，諸閨秀亦不致盲目阿諛。

陳文述在宗教上的追求，事實上，對女弟子有很深的影響。他以「碧城仙館」、「頤道堂」名其居室，又自認前身為玉局修書，並為「壑庵僧」^⑰，皆可以看出他性情所趨。由於現實的際遇，官場的浮沈，令他深知「名場亦虛名」，而「悲憤

^⑩同前註。

^⑪見〈國朝詩品題詞〉，《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王仲蘭墨紅閣詩》，頁1。

^⑫見〈呈頤道夫子並題碧城仙館詩集〉，《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飛卿曉仙樓詩》，頁4。

^⑬見〈獨遊九溪坐清涼亭鼓琴，適頤道夫子攜姬人湘玉女史來遊同憩亭上〉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蘋香花簾書屋詩》，頁3。

^⑭見〈奉題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樓詩》，頁4。

^⑮見〈讀頤道堂詩集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史琴仙停琴佇月樓詩》，頁3。

^⑯顧太清有詩題曰：「錢塘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詩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為吹噓。……」，詩中有「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天遊閣集》卷五，頁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⑰見〈嘯溪為南屏詩僧小顛弟子，小顛三十年前言余前身壑庵僧……〉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十一，頁31。

既未宜，頹放亦無益」，乃轉為「讀道書」、「求神仙」¹⁹¹。因此碧城師生的唱和，有著濃厚的仙道色彩。吳藻言其「一家仙佛隱，三絕畫書詩」¹⁹²，可以說是最佳的描述。陳文述不僅全家入道，對女弟子同樣「亦勸其學道」¹⁹³，如吳規臣避居金壇，陳文述勸其學仙；許淑慧曾請教丹訣，陳文述告以「大孝成仙」；吳藻婚姻不諧，陳文述勸其修道，後吳藻潛心禮懺，陳文述贈以法名「來鶴」，為龍門第十三輩弟子¹⁹⁴；陳筠湘則「謝閩秀之墨緣，究仙家之丹訣」¹⁹⁵，並於所居九華仙館設「紫瑤壇」，陳文述曾往赴拜謁，並與筠湘夫婦茶話清談¹⁹⁶，贈其法名「來鳳」¹⁹⁷。他自言：「我歷人間六十年，碧城弟子亦嬋娟。雲鬢蕊佩同皈道，桂苑閑來祇講仙。」，並云：「余女弟子三十餘人，大半入道，有桂苑講仙圖」¹⁹⁸，又云：「余女弟子三十餘人，今學道學佛者，十七八矣」¹⁹⁹，而在〈九真山詩〉中，更明言：「余女弟子奉道者九人」²⁰⁰，從早期的「金釵問字圖」到後來的「桂苑講仙圖」，陳文述與弟子在本質上作了一些轉變。陳文述晚年入京，秋夜憶家，懷知感逝，其中有詩吟詠陳筠湘、吳藻、吳規臣、顧韶諸人，即有「憶爾龍門弟子行，蓮花冠子藕絲裳」之句²⁰¹，可知諸人皆已皈依奉道；且其曾強調諸弟子「皆誠心禮誦，參悟真如，尤以錢塘吳蘋香為巨擘」²⁰²。由詩弟子變為法親同修，如碧城仙館的師生因緣實不多見，亦無怪乎陳文述一再強調「此則隨園女弟子所無也」²⁰³，從詩文唱和到講仙學道，碧城師生的關係的確已超越了俗世的文學遊藝，「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學道」，汪端的澈悟，深獲陳文述的稱許²⁰⁴，而他所帶領的碧城

¹⁹¹ 見〈自箴詩〉，《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頁4。

¹⁹² 見〈碧城仙館雅集詩〉，《碧城仙館女弟子詩·吳蘋香花簾書屋詩》，頁2。

¹⁹³ 見〈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8。

¹⁹⁴ 見〈女弟子吳蘋香移家南湖，是南宋張功甫玉照堂舊址，小樓三楹，顏曰虛白，清齋禮誦，從余問道，並乞命名，因其崇奉林和靖，名以來鶴，循之以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十，頁7。

¹⁹⁵ 見〈家靈蕭女士夙生智慧，頓悟菩提，謝閩秀之墨緣，究仙家之丹訣。君珊茂才為言近事，詩以貽之〉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六，頁34。

¹⁹⁶ 見〈八月二十七日九華仙館謁紫瑤壇示君珊靈蕭〉、〈正月望日過九華仙館與君珊靈蕭夫婦茶話〉二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六，頁34；卷十，頁2。

¹⁹⁷ 〈見梯仙閣藏吳蘋香楷書花簾書屋未刻詞稿後〉，《碧城題跋》卷二，頁14。

¹⁹⁸ 見〈客有以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求售者為題四絕以當說法〉詩並注，其四，《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一，頁12。

¹⁹⁹ 見〈題仁和錢蕊仙女史凝珠遺詩〉，《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九，頁27。

²⁰⁰ 見《頤道堂戒後詩存》卷九，頁11。

²⁰¹ 見〈懷知感逝觸緒紛來更以丹鳳城南作結語得詩十首〉詩其五，《頤道堂戒後詩存》卷十四，頁46。

²⁰² 見〈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9。

²⁰³ 同前註，又見〈金釵問字圖跋〉，《碧城題跋》卷二，頁19。

²⁰⁴ 同註²⁰³。

領的碧城仙館女弟子，也因共同的人生追求而呈現了另一種風貌。

碧城女弟子雖然盛極一時，然亦因多種因素使其聲華漸歇，其中王蘭修、辛絲、陳滋曾、曹佩英等皆不幸早凋；吳規臣、許淑慧、黃之淑、顧韶均早寡，或返回本家，或困於生計；而張襄、錢守璞、許延祜隨宦南北；吳藻、陳筠湘則屏棄筆墨，禮佛奉道。寫作生活中斷，早期的吟詠盛況已不復可見；加以陳文述亦為生活所迫，於道光十九年遠赴京城，使這個曾盛極一時的才女群不久就煙消雲散了。因此，女性團體的維繫不易，乃因其中潛在了許多變數，這些變數也特別反映出女性在參與社會團體時所遇到的困難和無奈。

四、結語

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成為清代道光年間江南地區閨閣文壇上的特殊文化景觀，他所建立的這個吟詠團體，提供了當時閨閣女子受教以及活動的空間。加以他擅於獎譽鼓勵，對女性才華的欣賞與相容，對於推動清代的女性文學可以說是極有貢獻。儘管碧城女弟子的陣容與隨園女弟子相比，人數尚有未逮；但是，諸女弟子的多賦才具，卻是後者所不及。陳文述承接了袁枚隨園的流風，使女性從師的活動並不因輿論的攻擊而衰歇，保住了閨閣文學發展的一脈生機；因此，縱觀清代婦女文學的發展軌迹，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實有不可抹煞的地位。

由於共同對陳文述的仰慕和敬重，碧城女弟子作品中有不少與陳文述相關的吟詠；又因為各有才情，彼此亦有往來。這個以陳文述為中心的吟詠團體，也同時成爲一個才女文化群，她們善吟詠，擅於書畫，酬唱贈和，飛箋聯吟，是士族文化的翻版。但是，這個才女群卻又因為人事的變化，環境的轉換，不易維持太久。雖然如此，碧城師生之間的篇什往來，情感的互動，卻讓後人見證了珍貴的師生情誼。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文。

編號：NSC 89-2411-H-029-008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between Chen Wen-shu and his female students In the Bicheng Xianguan

Hui-ling Chung*

Abstract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between Chen Wen-shu and his female students in Bicheng Xianguan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es and female writers at Jiangnan area during Jiaqing-Daoguang period in Qing dynasty, and also reflect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emale group.

This paper firstl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emale students in Bicheng Xianguan . Most of these female students were educated from good familie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As having been the administrator in Jiangnan area for a long time, Chen Wen-shu built up intensive relations with his female students. Second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Their poems and letters could indic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ctiv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meaning of their activities from the geographic connect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condition. Besid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firm Chen Wen-shu's impact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Key words : Chen Wen-shu, Bicheng Xianguan, female students,
literary activities, Qing dynasty